

大名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主 编：（暨文史办公室主任）呼文华

参与本书（以姓氏笔划为序）

编辑人员：王占一 朱克勤 陈献德

呼文华 栗丛森

校 对：徐佩珠 赵相月

大名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大名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内部发行）

199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

河北省大名县印刷厂印刷

目 录

· 永久的怀念 ·

永久的怀念

——记周总理视察大名前桑圈……………李学杰 王占一（1）

· 千古忠魂 ·

赤胆忠心

——记红军师长柴鸿儒烈士……………薛万江（8）

解蕴山同志光辉的一生……………司枕亚（23）

任乐亭烈士事略……………刘亚南 刘今生（40）
司枕亚 陈蕴贤

深切怀念呼品一同志……………蒙定军（48）

大地情深慰忠魂

——记父亲呼品一的生前与死后……………呼中汉（55）

忆喜峰口抗日战斗英雄冯化普烈士……………过家芳 耿德星（61）

· 抗战回忆 ·

血战大名城……………宋晓茵（64）

冀南杀敌英雄杨文玉……………杨国祯（70）

大名县“束馆事件”的回忆……………刘亚南 司枕亚（71）

北台头反革命暴乱始末……………司枕亚 陈蕴贤（77）

四区大队的建立与活动……………曾宪洪（85）

黄金堤擒纵伪军纪实……………梁献亭口述 陈春发整理（89）

抗日烽火中的一座兵工厂……………岳同山（92）

日寇攻占大名城之前的罪恶片断……………曾宪洪（98）

火烧旧治 步玉洁 (100)

“七·七”事变后大名(元城、元朝)政情述略

..... 霍竞吾 (104)

抗日歌谣

——拔“钉子” 文史办搜集整理 (110)

· 解放战争 ·

大名县回兵连 沙远里 杨敬慈供稿 (113)
杨国祯整理

坚守万堤渡口的一支民兵武工队 田修文 (116)

· 育才史话 ·

省立大名五女师简史 王占一 (124)

大名十一中 陈卓星 蒋丰年 史廷林 李升之供稿 (133)
王占一整理

我们记忆中的四维中学 王志超 张少逸 (142)

金滩镇乡师 霍竞吾 (150)

阎承之先生传略 霍竞吾 呼中汉 (153)

· 民族与宗教 ·

回族群众迁居大名的历史渊源 杨国祯 (157)

南关回民聚居区之成因 杨国祯 (159)

回民迁人史料佐证

——大名城关镇南关东街清真寺碑文 文史办 (162)

“尔林”颇深的四大阿訇 杨国祯 (164)

金滩镇清真古寺 民委供稿 文史办整理 (167)

西营镇和西营镇清真寺 马仲群 (168)

清真寺小考(报摘) 文史办辑 (171)

大名天主教小史 柴继昌 (172)

清道会在大名的发展 郭兰田口述 朱克勤整理 (177)

世界红记会大名分会……………李泰安(180)

· 文化体育 ·

美术活动五十年

——回忆生活、环境、美术创作及其他……………田辛甫(182)

回忆胞兄——著名国画家田辛甫

……………田辛茹口述 陈献德整理(197)

中国象棋棋圣李来群……………朱连玉整理(205)

佛汉拳在大名的流传及发展……………岳同山(208)

· 会道门活动 ·

红枪会围攻大名城……………李宝洁 王占一(214)

黄马褂暴动记……………步玉洁(217)

大名城北的“南方岛”……………田辛甫(218)

· 古城旧吏 ·

马润昌在大名禁毒……………李升之供稿 呼文华 朱克勤整理(224)

马润昌反共点滴……………霍竞吾(227)

孙岳枪毙吴济川……………霍竞吾(228)

· 商贾店铺 ·

大名予丰馆……………刘省三口述 成维林、张建堂整理(230)

宝华公的盛衰……………成维林、张建堂供稿 呼文华整理(237)

· 人文地理 ·

大名姓氏知多少……………呼文华(23)

大名名称、归属演变史考略……………杨友云(247)

贵乡县置地和委粟里……………呼文华(255)

黄河故道今昔……………文兆贞(256)

• 史蹟钩沉 •

- 束皙和束公祠 白梅俊 (261)
漫谈大名城內牌坊 柴继昌 (263)
大名石狮在北京 (报摘) 司枕亚辑 (266)

• 党派活动 •

国民党在大名的组织活动情况

- 1928—1937 霍竞吾 (268)

永 久 的 怀 念

——记周总理视察大名前桑園

李学杰 王占一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离开了我们。在敬爱的周总理逝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人们纷纷发表文章来纪念这位历史伟人。尤其是聆听总理教诲、亲感总理温暖的人们，那怕是短暂的一瞥，人们无不蘸泪成书或直抒胸臆，或曲诉衷肠以寄托他们的哀思。然而，周总理深入我县视察前桑園的史实，当时竟没有一篇纪念文章得以在电台、报刊播发，大名县人民深以为憾。为此，作者走访了罗纪安、张文广、魏播风等数十位曾亲历其事的老同志，辑成此文，意在播诸今世，留及后人，以作永久的怀念。

——题 记

一九六六年春天，正当河北省遭受严重干旱的关键时刻，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在北方八省、市、区的抗旱会议上，提出要直接抓我省的抗旱打井工作。为了正确指导抗旱工作，周总理于四月上旬亲自来到久旱不雨的邯郸搞调查，在视察有关地方后，周总理来到了大名。

这是大名县人民刻骨铭心、永世难忘的一天。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日下午三时许，有若干辆“北京”牌吉普车缓缓驶进县委大院后，停在了县委会议室前，敬爱的周总理从一辆车上走下来。他身着深蓝色上衣和灰色的裤子，脚穿一双微

微发白的半旧皮鞋，那胖瘦适中的顾长身影，慈祥和蔼的面容，那睿智机敏的眼睛以及那超凡的气质和潇洒的风度，都给人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周总理微笑着，亲切地同近前的人们一一握手问好。

在人们的簇拥下，总理走进了县委会议室，当人们要总理坐沙发休息的时候，总理谢绝了，他顾不得稍息片刻，就要去杨桥公社前桑圈村（即后来有名的“三可怜”村），说是“要先看一看”。

吉普车在高低不平的土路上行驶着。也许，总理太劳累了吧，竟在颠簸的汽车里静静地睡着了。

当周总理来到前桑圈大队的办公处时，已是下午四点钟了。前桑圈人民为了更好的招待总理，他们找来了最好的小凳子和一个圆椅子。当人们请总理坐椅子时，总理却对陪同前来的邯郸行署专员周吉福说：“当家子，你坐嘛。”说着就首先坐在了小板凳上。然后兴致勃勃地问：“这个村叫什么名字？”县委领导回答：“前桑圈。”又问：“为什么叫桑圈？”这时，前桑圈贫农代表靖洪绪接过来答道：“据老辈人说，这个村过去种桑树多，因此得名”总理听后高兴地说：“对呀，这话很有道理嘛。”又握着靖的手问：“今年多大岁数？”靖洪绪说“六十八岁”。总理亲切地说：“我俩同庚啊。”总理又问：“谁是镏锡凤？”前桑圈女支书镏锡凤回答：“我是”。总理详细询问了她的家庭情况后，又问：“上过几年学？”镏锡凤说没上过学，总理说：“要好好学习文化，要下决心学，一天学一个字，一年就学三百六十五个，你在家虽说是家长，孩子也可以当你的老师嘛。”镏锡凤当时激动的心情难以表述，她表示一定不辜负总理的期望。接着，她向总理汇报了前桑圈大队的基本情况。

当总理听到前桑圈大队年产量不超过一百五十斤时，总理

说：“少得可怜啊。”当总理了解到社员日工值只有五分钱时，总理心情沉重地说：“低得可怜啊。”他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你要把他们的话牢牢记住。”

总理沉默了好一会儿，问：“桑圈为什么这样苦？”这时，国务院驻桑圈工作组组长王德正说：“主要是井少，只有一眼深水井，也没配套。”总理说：“前桑圈的群众生活很苦，如果这井配不上套，困难会更大。”他对在场的县委领导说：“你们要想办法帮他们一下，尽快给他们配上套。”接着，总理又指示国务院驻村工作组说：“你们要搞三年，搞不好不要回去。”

周总理详细询问了地、县的打井情况后，又问：“谁是杨桥公社书记？”杨桥公社书记张文广回答：“我是。”总理询问了杨桥公社的水利情况后又问：“前桑圈共有多少井？”张回答说：“一眼。”这时，国务院工作组的同志插话：“还有井、可惜废置不能用了。”总理听后严肃地对张说：“我在北京不了解桑圈的情况，犯了官僚主义错误情有可原，你在杨桥公社怎么不了解桑圈的情况？”

也许，是张第二次见到总理的缘故吧，总理这次批评了他。这位校级军官转业干部，在疆场上从来没有因为怕而出汗，这次，他不禁汗颜了。其实，他才到这个公社不到一个月时间。然而他并没有觉得委屈，当他看到总理那认真负责的态度，那求实的精神，以及总理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就掌握了那么多情况时，他也就引咎自责了。

在听取汇报过程中，由于总理的不断插话，以至水凉了都没顾得喝，当有人要泼掉换热水时，总理连忙说：“不要泼掉嘛，现在的旱情这么严重，省一滴水可多增一颗粮。”当第二次给总理换水时，总理连说：“不凉。”竟端起来喝了。

室内的光线渐渐暗下来，有人点着了一盏马灯，灯头大了

些，总理说：“群众生活这样困难，灯头大了浪费油嘛。”并亲自捻小了灯头。

快六点了，总理还在关切地询问着前桑圈的一些情况，尤其是群众生活，总理更是关怀备至，迟迟不肯离去。这时，有保卫人员示意总理，总理说：“怎么，现在就走？我来这里不容易啊，我还要看看那眼深井嘛。”

周总理从前桑圈办公处走出来，发现有一处防震棚，于是就问：“那是谁搭的？”国务院工作组老王同志答：“是我们的。”（当时闹地震）。问：“是谁让搞的？”总理身边的镏锡凤忙说：“是县里通知的。”总理严厉地对王说：“一定要拆下来，等群众都住上了你们再住，你们是国务院的工作组，一定要给群众带个好头。”

受到总理的批评，这位行之砣砣、言之默默的老王，感到十分惭愧不安，以至从帐篷里出来时忘了衣外罩。总理见状，连忙拿起王的衣服说：“老王啊，穿上穿上，不然要感冒的。”说着亲自披在他的身上。

总理迎着料峭的春寒，踏着高低不平的土地，健步如常，陪同人员竟难以跟上，人们暗暗称奇赞叹！总理一口气行走了三里多地，从村南到村北，看了小麦又看机井。在回来的路上，总理还再三叮嘱镏锡凤学文化，镏默默忍着饱含的泪水……

突然，一阵叫号子声响起，前方不远的地方，总理见一群人在抬什么，于是就问：“那是干什么？”镏锡凤说是抬牛，总理好奇地问：“抬牛做什么？”镏说“牛饿得爬不起来。”总理微微叹了口气说：“牛瘦得可怜啊。”“三可怜”村自此得名。

总理视察完毕，就要走了。这时，前桑圈的群众纷纷围过来，他们多么想见一见敬爱的总理呀！总理知道他们的心情，微笑着同他们握手。当总理同饲养员镏锡凤握手时，总理说：“你

辛苦了，你要想办法喂好牲口，它是农民的宝啊。”黧锡之的手被总理紧紧握着，他刚刚抬牛回来，手上还沾着牛粪，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眼中一个劲的流泪，只是心里千万遍的感慨：这就是周总理么？想我黧锡之年过七十，因长年害眼病人都喊我“二烂眼”全村人哪一个不嫌我脏，有谁愿挨我的边呢？可总理您……他不由得唏嘘起来。

当总理走到一个名叫张女的面前同她握手时，这位当时只有十七岁的青年却惶惑了，她把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总理笑了，说：“怕什么嘛，说不定我们以后没机会了。”张女后悔极了，她整整哭了一夜，把眼睛都哭肿了。总理说对了，因为那次的惶惑使她遗憾终生。

人们恋恋不舍地望着总理。总理说：“我有机会再来看你们。”直到上了车，还频频向人们招手致意，人们依依惜别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车子徐徐开动了，土路上扬起微微黄尘。

再见吧——总理！人们心中默默。他们在祈祷，保佑总理一路平安！

这时，跑过两个人，他们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这是两位国务院工作组的“小子辈”因公一时外出，当得知总理来看她们的消息后，就急忙赶回来。她俩听说总理刚走，一种怅然和失落感油然而生，她们日日夜夜都在等着这一天啊，何以如此福薄！她俩遥望着远方荡起的尘土，懊悔得放声大哭……

周总理当天住在大名县委，连夜听取了县委领导同志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情况汇报，很晚才散会，可是，当有人起大早的时候，总理屋里的灯还在亮着，总理于四月四日上午八时许离开了大名。

总理这次来桑园视察工作，在桑园引起了强烈反响，人们惊

异，又深感奇妙和幸福。家家户户传颂着关于总理的美谈，人们在细细品味着、谈论着。“你见到总理了？”“见到了。”“瞎吹！我怎么没看见你！”“我还没看见你呢。”“你同总理握手了吗？”“那还用说，”“不对吧，那时你在家里。”“你才在家里呢！”就这样，人们常常以见总理而引以为豪，而那些没见到总理的，觉得受了莫大委屈。

“文化革命”很快在全国蔓延开来，国务院工作组随之撤走。周恩来，这个国家的擎天柱，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他勉力支撑，再也无暇抽身了。

前桑圈人民，只有在银幕上看到总理时，他们才感到一丝安慰。他们理解总理，总理太忙了，你看，电影上的总理不是瘦了吗？有人肯定而沉重地说：“总理瘦多了。”

然而，总理一刻也没忘记桑圈人民。一九七三年，总理在百忙当中，委托国务院事务组组长王观澜同志到大名看望桑圈人民。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总理不幸逝世的恶噩传来，桑圈人民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

后来，人们说，就在总理逝世的当天晚上，有一颗巨大的明星殒落了。它在桑圈的上空划了个弧，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甚至在它殒落许久许久，其余辉还不肯逝去……。

尾 记

这不是“天人感应。”笔者很久以前也曾见到过类似人们描述过的流星景象。说到底，那不过是桑圈人民对总理崇敬、怀念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姑且做这样的比喻：在历史的长河中，倘若一个流星的殒落象征一个历史伟人消失，那么，又有哪一个伟人的星象能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的星象媲美呢？其实，我们每一

个人何尝不是空中的“星”！如果你为人民办了好事（比如廉洁奉公，恪尽职守，这总不算勉为其难吧），虽不及总理的那颗“星”亮，但也会在人们的心目中闪光的。

愿总理英灵，与世长存，与日月同辉！



赤 胆 忠 心

——记红军师长柴洪儒烈士

一 从放羊娃到师长

一九三三年六月底的一天，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四川木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宣布命令：任命总部参谋柴洪儒为三十军八十九师师长。

“柴参谋”已是红四方面军小有名气的军事干部。他一九三一年参加红军，曾任连长、营长、团长。调总部以后，他刻苦学习马列主义和军事理论，工作认真，忠于职守，还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在同志们的心目中，他不仅是一位英勇善战的指导员，而且是一位有文化、有理论的“知识分子”，有的说他上过大学，还有的说他住过黄埔军校。

在总部参谋中，他的年龄稍大，被大家尊为老大哥。特别是周参谋（周希汉，建国后曾任海军副司令员。——编者注），对柴洪儒去当师长，更觉难舍难分。不过他早看得出徐总指挥对柴参谋的器重，似乎这次被格提拔，是他预料中的事。

柴洪儒同志生于一九〇三年，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未城乡老堤南村，父亲由于贫病交加，中年过世，十六岁的大哥便挑起了家庭重担。二哥有病，三个妹妹幼小，一家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为了减轻母亲和大哥的沉重负担，小洪儒终日放羊拾柴，并将柴担到县城去卖。那时他才十二岁。卖柴的钱，他总是一文不花，回家后全交给母亲。

又过了几年，二哥又因无钱医病而早亡。这给小洪儒心灵上

莫大的打击。悲惨的现实，使他早熟起来。他开始思考问题：有钱人家花天酒地，穷人却饿死病死，这世道为何这样不公？但他又找不到答案。

农民们把自己的苦难根源归咎于命运，还归咎于没有文化，所以千难万难，也要让孩子读上几年书。洪儒因父亲死得早，没有条件上学，只好跟大哥学识字。他学习非常刻苦，练字没有钱买纸，就拣来梨树叶子在上面写。他的毛笔字就是这时打下基础。他读书的兴致很高，晚上在小油灯下读，白天放羊时拾一会柴，读一会书，这样他读了许多古典小说。他这种勤奋好学的精神，在村中被传为佳话。

读书开拓了眼界，书中的英雄人物成为他崇拜的偶像，他那遭受创伤的心田，如遇春风雨露，萌发出强烈的人生欲望。他兴奋地给小伙伴们讲故事，讲民族英雄岳飞，讲《水浒》好汉武松，他说：“我若不能像岳飞那样为将，也要像武松那样做人。”他幻想长大以后能成为一个豪杰，劫富济贫，拯救穷人杀敌疆场，精忠报国，显露出他远大的心志。

柴洪儒长大成人以后，马列主义传播到冀南大地，省立大名第七师范学校成为革命的摇篮，这使他有接触到进步书刊，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致使他秘密出走，参加了革命。

一九二八年，柴洪儒同志打了一个欺侮穷人的财主“阔少”，惊动了官府，他即以到官府送钱行贿为借口卖掉妻子的手饰做盘缠，辞别了哥嫂、妻子风清和才出生三个月的女儿琴琴，离家出走了。

他离开亲人，告别家乡，走向他向往的南方，要投入那火热的斗争。他涉漳河，过黄淮，到了安徽的西部。这时，盘缠花光了还没个落脚之处，无奈，被招募当了兵，一来可先有饭吃，二来听说这就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可是后来，他才知道，他参加

的是叛变的蒋介石国民党的队伍。他追悔莫及，非常苦闷，暗下了必须设法离开的决心。

连长魏孟贤看出了他的心思，便主动接近他，关心他，了解他的身世和抱负，要求他任何时候都不忘记穷人，不做危害老百姓的事。柴洪儒是个聪明人，很快领悟了连长的话，愁眉舒展了，苦脸有了笑容。

一九二九年冬，魏孟贤升任营长，柴洪儒当了连长。他已经意识到魏孟贤不是一位寻常的人。一天，他突然问道：“营长，你是不是共产党？”他的直率使魏孟贤又惊又喜，但此时还不能告诉他自己共产党员。

第二年，这支军队驻皖西的六安县城，不久，这一带发生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壮大了红军，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魏孟贤在上级党组织的指示下，加紧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柴洪儒等先进分子被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五日，是柴洪儒难忘的日子，随着“砰砰砰”三声清脆的枪响，三颗信号弹腾空而起，魏孟贤领导的驻六安的国民党四十六师两个营的起义爆发了！

柴洪儒率领全连参加了起义。起义部队经过激烈战斗，迅速摧毁了敌人一个团部、两个旅部、毙敌团长、旅长等反动分子多人，然后与皖西红军胜利会师。

起义部队编入红军中央教导第二师。魏孟贤同志被任命为中央教导第二师参谋长，柴洪儒任连长。他们立即投入了反围剿战役。该师在二十多天的皖西作战中，连连告捷，取得了辉煌的战绩。以后魏孟贤又调任十二师参谋长兼三十六团团长。可惜，这位优秀共产党员、卓越的红军指挥员，竟牺牲在张国焘搞的“白雀园”肃反扩大化中。柴洪儒感到无限悲痛。

三十军是个新扩编的军，军长余天云，军政委李先念。柴洪

儒是该军八十九师第一任师长。是年十月他率师随全军参加了宣达战役。十一月参加了著名粉碎敌“六路围攻”的战役，此役中，他率部在西线协同红九军二十七师反击第二、第三两路进犯之敌，获得很大胜利。该师的二六五团被方面军授予“夜老虎”的奖旗。

二 名山阻击

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开始北上长征。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在毛主席的指挥下，取得包座之战的伟大胜利，为红军的继续北上开辟了道路。可是阴谋篡党、分裂红军的张国涛却强令红四方面军全部调头南下，向川康边界退却。这时，柴洪儒被调任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师长，他为红四方面军离开党中央以后的前途担忧，他的心布满了愁云。

部队艰难地从草地返回，陷入了越来越严重的困境。蒋介石调集了八十余团约二十万兵力于名山，邛崃地区，企图将红四方面军围困歼灭。

张国涛不顾敌军的绝对优势，命令部队冒险进攻名山，使红军被迫进行了一场空前的恶战，伤亡近万人。直到部分防线被突破，才开始撤离被敌三面包围的名山。

在这危急关头，总部命令柴洪儒率九十三师担任后卫，阻击敌人，掩护整个方面军转移。

九十三师是个主力师，有光荣的战斗历史，所辖二七四团曾荣获“夜袭常胜军”称号。这次在名山，从进攻到防御，打了十三个日日夜夜，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担任后卫，任务异常艰巨。

柴洪儒坚决果断地执行命令。他立即召集师团干部进行传达